

马衡讲金石学

马衡◎著

大师讲堂
学术经典

马衡讲金石学

马衡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衡讲金石学 / 马衡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2019. 1

ISBN 978-7-5126-4381-9

I. ①马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金石学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K877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3576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zb65244790@vip.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48mm×210mm 32 开

印 张: 8.625

字 数: 175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4381-9

定 价: 59.8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《大师讲堂》系列丛书

► 总序

／ 吴伯雄

梁启超说：“学术思想之在一国，犹人之有精神也。”的确，学术的盛衰，关乎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与文化氛围。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内忧外患，较之晚清，更为剧烈，中华民族几乎已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。而就是在这样日月无光的民国时代，却涌现出了一批批大师，他们不但具有坚实的旧学基础，也具备超前的新学眼光。加之前代学术的遗产，西方思想的启发，古义今情，交相辉映，西学中学，融合创新。因此，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，梁启超、康有为、严复、王国维、鲁迅、胡适、冯友兰、余嘉锡、陈垣、钱穆、刘师培、马一孚、熊十力、顾颉刚、赵元任、汤用彤、刘文典、罗根泽……单是这一串串的人名，就足以使后来的学人心折骨惊，高山仰止。而他们在史学、哲学、文学、考古学、民俗学、教育学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，更是创造出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学术局面。

岁月如轮，大师已矣，我们已无法起大师于九原之下，领教大师们的学术文章。但是，“世无其人，归而求之吾书”（程子语）。

大师虽已远去，他们留下的皇皇巨著，却可以供后人时时研读。时时从中悬想其风采，吸取其力量，不断自勉，不断奋进。诚如古人所说：“圣贤备黄卷中，舍此安求？”有鉴于此，我们从卷帙浩繁的民国大师著作当中，精心编选出版了这一套“大师讲堂系列丛书”，分辑印行，以飨读者。原书初版多为繁体字竖排，重新排版字体转换过程当中，难免会有鲁鱼豕亥之讹，还望读者不吝赐正。

吴伯雄，福建莆田人，1981年出生。2003年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系，师从陈节教授。2006年获硕士学位。同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，师从王水照先生。2009年7月获博士学位。同年9月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工作。推崇“博学而无所成名”。出版《论语则善》（九州出版社）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选》（凤凰出版社）。

金石学概要

绪论 | 003

第一章 金石学之定义及其范围 | 003

第二章 金石学与史学之关系 (缺) | 005

分论 | 006

第三章 历代铜器 | 006

第四章 历代石刻 | 062

第五章 金石以外诸品 | 097

第六章 前人著录金石之书籍及其考证之得失 (缺) | 109

结论 | 110

第七章 今后研究之方法 (缺) | 110

第八章 材料处置之方法 (缺) | 110

马衡必读经典选编

石刻 | 113

铜器 | 142

石经 | 155

书籍制度 | 212

金石杂记 | 239

谈刻印 | 249

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 | 263

金石学概要

绪论

第一章 金石学之定义及其范围

金石者，往古人类之遗文，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，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，皆是也。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，谓之金石学。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，凡与中国史有关者，谓之中国金石学。

凡甲骨刻辞、彝器款识、碑版铭志及一切金石、竹木、砖瓦等之有文字者，皆遗文也。其虽无文字而可予吾人以真确之印象者，如手写或雕刻之图画，明器中之人物模型及一切凡具形制之器物等，皆有意识之作品也。

由上所言，既名金石学，而范围乃不仅限于金石者何欤？盖有故焉。试先述其名称之由来及学科成立之概况。

商周之时，所谓金石者，皆指乐器而言，非今之所谓金石也。其以金与石并举，而略同于今之定义者，盖自秦始。《史记·

秦始皇本纪》所载群臣奏议及始皇二世诏书，多曰金石刻，或曰金石刻辞。其意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，以永其寿命，故合金与石而称之曰金石刻或金石刻辞。后世称此类刻辞，谓之金石文字，或竟简称为金石。

五代以前，无专治金石学者。昔傅山问阎若璩，“此学始于何代何人”，阎举七事以答之。王鸣盛为钱大昕作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》，又续举十一事。李遇孙辑《金石学录》，其第一卷中皆辑自经典、《史》《汉》以及唐五代者，并阎氏王氏所举者计之，亦不过四十余事。此四十余事中，不皆属于考证。其有可以订讹补缺者，亦皆一鳞片甲，不能成家。有宋一代，始有专攻此学者，欧阳修《集古录》为金石有专书之始。自是以后，吕大临、薛尚功、黄伯思、赵明诚、洪适辈，各有著述，蔚为专家。郑樵作《通志》，以金石别立一门，侷于二十略之列。而后金石学一科，始成为专门之学，卓然独立，即以物质之名称为其学科之名称矣。

宋以来之为此学者，大致分为二类。其一可名为古器物之学，不论其为金为玉，不论其有无文字，凡属三代、秦、汉之器物，皆供赏玩者是也。其一可名为金石文字之学，不论其物质之为何，苟有镌刻之文字，皆见采录者是也。故此二者之范围，最初仅限于器物及碑碣，其后乃渐及于瓦当砖甃之属。至于今日，古物出土之种类，日益滋多，殷虚之甲骨，燕齐之陶器，齐鲁之封泥，西域之简牍，河洛之明器等，皆前人著录所未及者。物质名称虽不足以赅之，而确为此学范围以内所当研究者。故今日之所谓金石学，乃兼古器物学、金石文字学而推广之，为广义的学科名称，非仅限于狭义的物质名称已也。

第二章 金石学与史学之关系（缺）

分论

第三章 历代铜器

考古学家谓人类进化之阶，由石器时代进而为铜器时代，更进而为铁器时代。中国当商周之时，铜器最为流行，是为中国之铜器时代。今日流传之古铜器，十之七八为其时之物，文字花纹制作皆工细绝伦。吾人观其艺术之精，即可想见当时冶铸术演进之程序矣。古籍中于金工之事记载详备者，当推《考工记》一书（《考工记》虽以补《周礼·冬官》之阙，犹不失为东周时之书）。《记》言：“攻金之工，筑氏执下齐，冶氏执上齐，鬼氏为声，栗氏为量，段氏为铸器，桃氏为刃。金有六齐：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，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，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，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，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，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。”此言分职及合金之品数也。六职各条，则言诸器

制作之法也。又篇首云，“巧者述之守之，世谓之工”，则言百工之事世继其业也。分工则其艺专一，世业则其术精进，无惑乎商周时代铜器之多且精也。降至秦汉，世工之制虽侵废止，而铜器时代之积习尚未尽除，故尚方服御诸器犹相沿用铜。至于后世，铜之材料渐缺，以之铸钱犹虞不足，遑论铸器。故始而严禁以铜铸器，继而毁器以铸钱矣。今传世诸器，商周为多，秦汉魏晋次之，六朝以后最少者，职是故也。

其名称类别，倭指难数，今括其大要，约分六目：一曰礼乐器，二曰度量衡，三曰钱币，四曰符玺，五曰服御器，六曰古兵。次第述之如下。

一 礼乐器

《礼经》所记礼乐诸器，汉儒笺注已不能无误。后世治礼者，以意为图，失之愈远。宋人若吕大临、黄伯思辈，搜罗古器，探索源流，审释其文字，考订其形制，据《礼经》以定名称，凭实物以正笺注，于是远古法物，始与经文相发明。有清一代，通儒辈出，循是以求，益加精进。汉代经师之失，赖以订正者尤多。较之全凭笺注臆定形状者，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？

礼器之总名，古人概曰尊彝。有合称尊彝者，有单称尊或彝者。分言之，则烹煮之器曰鼎，曰鬲，曰甗，黍稷之器曰敦，曰簠，曰簋，酒器曰尊，曰罍，曰壶，曰卣，曰觥，曰盃，曰爵，曰觚，曰觶，曰角，曰斝，曰勺，脯醢之器曰豆，盥洗之器曰盘，曰匜，载鼎实之器曰匕，曰柶，承酒器之案曰禁，盛冰之器曰鑑。其名称往往见

于器中，读其铭辞即知为何器。

其为用也，则有宗器，有旅器，有媵器。

宗器用之宗庙。凡曰作宗彝，作祭器，或器名之前著其祖考之名，或称尊彝、宝彝而有蒸、尝、享、孝等字者，皆是也。

旅器用以征行。古者天子诸侯之出，必奉主车，每舍有奠告之礼，《礼记·曾子问》言之详矣。《春秋·左传》曰，“牺象不出门”，《礼记·曲礼》曰，“祭器不逾竟”，则凡师田之祷祠，不得不别作祭器以供之，是谓旅器。

《易·旅卦》释文云，“羁旅也”，孔《疏》云，“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旅”，是旅有行义。故虢叔簠直铭之曰“铸行簠”，公父匱曰“铸行匱”。他若史宬簠曰，“作旅匡，从王征行”，曾伯鬯簠曰，“余用自作旅簠，以征以行”，虢仲簠曰，“以王南征伐南淮夷，在成周作旅簠”，皆明言征行。旅之为字，异文尤多。有从辵作邁者（曾伯鬯簠，陈公子甗），有从车作旌者（仲叔尊，毛公敦，旧释旅车二字，非），有从车从止作旌者（伯贞甗），有从辵从车作旌者（旅车卣），有从从、从辵者（单从鼎，芮公鼎，旧释从，疑亦邁之省），有省旅著车者（车卣）。辵也，止也，车也，皆有行义。证以铭辞，求之字义，其为行器明矣。














媵器用以媵女。《说文》（人部）：“佚，送也。吕不韦曰，‘有佚氏以伊尹佚女’。”又（贝部）：“媵……一曰送也。”盖以人送嫁谓之佚，以物送嫁谓之媵，古者佚、媵本一字也。鄒子簠曰，“用铸其簠以媵孟姜秦嬴”，鲁伯厚父盘曰，“作仲姬俞媵盘”，其字正作媵。又有作朕（寿鼎、薛侯匱、鲁伯愈父鬲），作儻（季良父簠），作媵（芮公鬲）者，皆佚、媵二字之省变。凡此诸器，无不著女姓者，尤为

以物送嫁之明证。

以上三者，皆礼器之用也。

与礼器并重者，则有乐器。乐之八音，金居其首。传世之器，种类不多。今就所见者约略举之，惟钟、鼓、磬、铎等数种而已。尚有非金属之乐，如埙，如磬，亦附述于后。



古之礼乐器，祭祀与燕飨共之。故钟鼎之铭虽言祭祀，亦有兼及燕飨者。如邾公华钟云，“以恤其祭祀盟祀，以乐大夫，以宴士庶”，先兽鼎云，“作朕考宝尊鼎，朝夕飨厥朋友”，明燕飨与祭祀同器也。亦有不言祭祀而独举燕飨者，所见惟许子钟、邾公轻钟、子璋钟、簋鼎、赵曹鼎、歆敦等数器，是或专供燕飨之用者欤？

鼎 鼎本象形字。商器有作父己宝鼎，其字作，象三足两耳硕腹之形。《殷虚书契》（卷八第七叶）有字（卜辞皆以鼎为贞，与许说合），犹不失其形状。其后渐趋整齐，由而变为（《书契》卷七第三十九页，与鼈鼎字略同），（同上），（师奎父鼎）、（毛公鼎），最后乃成小篆之（之变为，犹之变为）。其为卦也，巽下离上，有烹饪之用，孔《疏》所谓就用释卦名也。于字则象其形，于卦则明其用，二者本不相涉。许氏引《易》以解字形，谓“象析木以炊”，求之六书，转不可通。

古人制器，本以应用，故鼎之大小虽无定，而形制则皆有足有耳。足者，虚其下以待爨也，圆者三足，方者四足。三足为鼎之常制，故古人多以鼎足表三之数。耳者，所以贯铉而举之也，故多在唇上。其在唇外者，则谓之附耳，《尔雅》（《释器》）所谓“附耳外谓之钁”是也。所以附耳于外者，为其可以容盖也，故附耳之鼎，皆莫不有盖（凡礼器之无盖者，则覆之以布，是谓之鬯）。汉鼎多短足

附耳有盖。盖有三耳，仰之则成三足。其制自六国时已然。夫鼎足本为炊爨而设，短则不能置薪，不几等于虚设乎？然由此可以推知灶之设备，盖至晚周时始完，其先之所谓灶者，不过指炊爨之所而言，炊爨时仍各于器下置薪，不似后世之指炊爨之具也。

鬲 鬲亦鼎属。《尔雅》（《释器》）：“鼎款足者谓之鬲。”郭《注》云：“鼎曲脚也。”《史记·蔡泽列传》索隐云：“款者，空也，言其足中空也。”今验之于器，足皆中空，始信司马贞之说较郭璞为有据。所以必空其足者，取其近火而易熟也。其制三足，略与鼎同。腹硕而口较敛，不皆有耳，此为异耳。

其字亦象形，许君谓“象腹交文，三足”。单伯鬲作, 召仲鬲作, 其形最肖。

甗 甗之上体似鼎而无底与足，下体似鬲，中著以箪。有上下各为一器者，有合成一器而不能分者，有以机钮连属二器俾可开合者。其制多为圆形，然亦有如方鼎之制而下承以四足者。《考工记·陶人注》引先郑云：“甗，无底甗。”《说文》（瓦部）：“甗，甗也。一曰穿也。”（段玉裁改为一穿，然箪不止一穿，其义仍未安。）是其为用正如今之蒸笼，所以承水升气于上也。三代以后，形制微异。潍县陈氏藏汉渔阳郡孝文庙甗馗，上器如盆，有盖，下器如洗而腹较深，中有箪，不作上鼎下鬲形。铭文称为铜甗馗。吴大澂《恒轩吉金录》有平阳甗，制如孝文庙甗馗之下器，铭文称为麇甗。端方《陶斋吉金录》有晋釜，上下二器，与孝文庙甗馗同，铭文称为铜釜。则汉晋之制大略相同矣。

《说文》于鬲部收甗字，曰“鬲属”，于瓦部又收甗字，曰“甗也”，其实甗、甗为一字。鬲之重文作甗，则甗当为甗之重文明矣。惟见